

# 橘子与情意

□罗学玲

挂着又红又大的古红橘，右边是一个又大又红的橘子垂挂枝头，还有坠着的雨珠和一滴即将掉落的水珠儿，那般晶莹；在中间最上方，绿水边，青山上，传统水果万里香；下方是古红桔三个字，白色的古字红的渡边；味道美极了的中英文紧靠古字下方。迫不及待打开包装盒，一个个色泽鲜艳的红橘、血橙，我用手轻轻地摸着，一种久违。在北方市场上也有橘子卖，却没有这般成熟后的色泽和香甜。立刻给秀华微信：“亲，只给你发了香肠钱，你还给我快递两箱橘子，在此谢过，给你发个红包，我怎能让你破费。”

这是自家的、家乡的，以解乡愁，后面是微笑、心字表情。我们越聊越高兴：“我也是远嫁的姑娘，懂你的乡愁，想家乡了就回来看看，住在我家，陪你好好看看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”看着屏幕上暖心的字，眼眶热热的。那一刻我们成为姐妹，一声姐姐，我仿佛听到了乡音里她满是真情地叫着，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。

不由地想起了妹妹，伯伯（继父）的女儿，她是伯伯抱养的。二十多年前8岁时随伯伯和妈妈组建了家庭，我们总共没见过几次。只是在妈妈病重期间和伯伯出殡时候，我们两次相处过个把月时间。母亲生前总身体不适，都是妹妹陪伴左右，直到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她

总是电话里说着让我放心，有她呢。今年3月17日，我收到两箱橘子——三月红、沃柑。是妹妹寄来的，说是故乡的新品种。

“姐，我给你寄了点三月红、沃柑，嫁接完第一回结得不多，等明年结得多了就多给你寄些。”妹妹，我们不是亲姊妹，胜似亲姊妹。

听着乡音，想起了我的伯伯。在送走妈妈后，我返程的那天早晨，他在后门靠近公路边时硬是塞给我钱，说是他的心意。我怎么也不肯要，他含着眼泪：“你妈妈走了，还有我，钱你必须收下，这是我的心啊，大妹！”伯伯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没有读过书，看着他满面的眼泪，公路边的乡亲们也劝我收下，我不再拦着伯伯伸向我衣服口袋的手。

“姐姐，常回来，虽然伯伯走了，还有我们。”我向妹妹点了点头。罗妹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，常回家来看看，公路边上住着的几户乡亲的话语，一直温暖着漂泊中的我。

无论是童年伙伴，还是认识的乡亲、朋友，或在宋家一队的微信群，或私聊，“老春风永远是你的娘家，我们都是你的亲人。”时不时我都会收到来自桔乡那片土地上的问候和祝福，还有故乡的照片。眼睛里闪现出一个个场景。故乡的情意，就像这些橘子，香甜滋润，让人回味。故乡的人，都有着像橘皮一样火红的心，内里还有着香甜的颗粒汁液。

## 画堂春·冬日赏恢河伏流

□师红儒

茫茫尘散此寒波，草烟野色相磨。日轮蟾影过穿梭，谁共风歌。流伏思归海意，多留景泰时和。依依难舍旧情多，渐瘦因何？

## 阮郎归·过雁门关怀古

□王建中

浮云千里罩群峦。征鸿度雁关。乱山横纵影盘珊。归途月半弯。凭故垒，望关山。边声念下残。回思胡马过桑干。风尘落北番。

## 小雪

□连山

暖日无缘迷雪翻，苍茫一色接寥天。云楼隐约霜堆柳，旷野氤氲水荡烟。草木随风波十万，牛羊入画玉三千。流连不觉衣衫冷，瘦月寒星落满肩。

## 冬夜小吟

□王碧君

寒月破空才弄影，一声惊鹊动孤枝。离人卧听天涯夜，又起归情叶落时。

## 初冬

□闫晋文

凛冽西风似已痴，吹残杨柳万千枝。沧桑触目物华尽，大地回春待几时？

## 送儿求学有寄

□闫关山

寒窗苦读少年强，犬子高飞向远方。泪别恩师追蝶梦，心留憾事锁荷香。经书满满乾坤大，客路迢迢岁月长。术学专攻求一技，勤身不辱好儿郎。

## 雪舍梦来听心海

□吴鹏

初雪裹在屋舍顶上，或许是知了凉意，冬在寒俏的云层里昂首，松鼠闭上小巧的门窗。

松柏上的年轮，转动着岁月的墨痕，俯仰之间，雪花飘落三千银装，绽于层林尽染的寒松上，也遮住了那厚重不息的岁月。

松间明月，映照破旧的屋舍，雪遮住迷离的眼，又是何处不知名的笙调，绕过梁木直达华胥。

你说我，只知道在鹤鸣之时，描绘手中的不变丹青。

## 画堂春·咏桑干河

□张甫升

钻沙十里绝风尘，翻山越岭狂奔。水光云影碧粼粼，声震乾坤。盘载轮舟浩浩，涓流田野欣欣。涛声悦耳摄心魂，咏叹丰民。

## 回忆童年

□张志爱

寒窗辍别念悠悠，忆里欢欣若羽柔。犹记拾柴溪谷乐，也曾割草径间休。惊回归鸭林中宿，折断风筝瓦上留。最好童年今不在，会心一笑了无愁。



(油画)冬日下午喇叭村 武帅栋

# 一方炉火一方雪

□李柏林

曾经的冬天，比现在寒冷，也比现在温暖，因为总有一方炉火，在记忆中发着光和热。

小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有炉子，那是红色的泥土烧制成的。在春秋时节，它们都藏于门后，只有冬天来临的时候，才得以上厅堂、入厨房，成为冬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尤其是大雪时节，人们恨不得将炉子抱在怀里，来抵抗那漫漫冬日。

外面大雪纷飞，是断然不能往外跑的，呆在家里甚是无聊。于是，我们就喜欢在炉子上烤些吃的。将红薯围在炉上两侧，虽然慢，但是剥开皮的那一刻，觉得什么等待都是值得的。如果想快一些的，就烤馍片、烤橘子，冬天冷茶易凉，把瓷缸子放在火炉上烤一会儿也是极美的。那时，雪仿佛成了岁月的调料，这些事情因为就着雪花，反而变得有些诗意了。

可说起诗意，又哪里比得上围炉读诗呢？

有雪的日子，书本仿佛都藏着一股冷气，可是围坐在火炉旁，不一会儿书本也温暖起来。大抵是古诗词中描写冬天的诗句众多，读着读着，自己也有些文人墨客的感觉了，不禁想起那大雪纷飞的边塞，想起那孤舟独钓的寒冷，想起那风雪等故人的期盼。那时读到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觉得在雪夜里，能与友人相聚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啊。因为一炉火，冬天是温暖的；因为一场雪，人生是浪漫的；而因为一个人，人间是值得的。

看来生起炉火，是古人就有的取暖方式。在如今的冬天，谁家都少不了这一炉火。下雪的时候，又没有农事，街坊邻居便会串串门，拉拉家常。但人们更偏爱那些家里暖和的邻居，谁愿意走进一间清冷的屋子呢？仿佛话都冻到嘴边了，还聊什么天呀。只有一炉火，才能把嘴边的话融化，然后吧

啦吧啦地倒出来。

见到客人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让炉火燃得再热烈一些，然后沏一杯茶，备些瓜果点心。大家围着炉子，嗑着瓜子，讲着曾经的那些岁月，也烘烤着生命中的那些冰冷。仿佛把它们放在火边烤一烤，心就会暖起来。

在我家，火炉不光承担着取暖、烧水，烧烤的活，还主要承担着煮饭的使命。母亲通常会用它熬一锅粥，或者煮最简单的火锅，一点点肉，配上大白菜和萝卜一直炖，然后我们烫烫地吃下去，身上也暖和了。不管外面的大雪如何飘零，好像都与我无关，少时的我被父母隔绝了寒冷和孤寂。

可火炉是孤寂的，白天的热闹是属于我们的，只有晚上的时光是属于它自己的。但是到了晚上，父亲通常会把炉子放在门口的屋檐下。屋檐下的火炉，成了苍茫夜色中唯一的光，而那簌簌雪花，成了苍茫夜色中唯一的白。在深深的夜里，大地睡着了，我也睡着了。只有风知道，几片雪花落入了炉火，开始了它们短暂而缱绻的故事。

如今，人们习惯了暖气空调，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，有雪的时候，便有炉火的身影。一方炉火一方雪，它们就这样演绎着冬日的恋歌。